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四十回 鄭子明惱打園公 陶三春揮拳服漢

詩曰：時值梧風送晚涼，熏蒸猶是濕衣裳。
清泉未解行人體，偏使流殃頃刻嘗。

未得清流趣，先將瓜果嘗。
徑情無款曲，何徒怪強梁。

話說鄭恩因天氣炎熱，一心想浴，不道問路尋河，被人哄騙，卻指引到那樹林去處，空走了十餘里路，連水影兒也不見一些。自知被人所欺，正欲回身而走，忽見那莊後露出一園，園門開處，見裏面滿地西瓜，大小不均，心中歡喜道：「樂子雖不得洗澡，且把這瓜兒吃他幾個再處。」想定主意，不管有人沒人，闖將進去，就往那茂密之處，揀了一個絕大的西瓜，隨身坐在地上，把瓜祇一拳，打成三四塊，遞到口便吃，古云渴不擇飲，鄭恩已是走得熱極，又見了這樣妙物，又甜又涼，可口生津，吃下肚去，臟腑也是清爽。如何不喜。

當時吃了一個，又摘一個，把來打開，纔待上口，忽聽呀的一聲，走進一個人來，把園門關閉，卻是管園的園公。他往鎮上去買辦魚肉等物，買了回來，進園關好了門，回轉身走，正見有個黑漢坐在地上吃瓜，心中發惱，走上前來，喝聲：「黑賊！你是那裏來的，擅敢闖進園來，偷取瓜吃。」鄭恩見他來問，把瓜放在一邊，笑嘻嘻的答道：「樂子走得渴了，因見你們的瓜生得中意，故在這裏吃這幾個，值得甚麼，你便這等小氣。」那園公道：「好黑賊，別人家辛苦多時，成功了這園好瓜，正待貨賣，你這黑賊卻來現成受用，你偷吃便道生得中意，我們自己種下的倒不中意！」鄭恩道：「你這等說，樂子便不吃了。」園公道：「也罷，你既吃了我瓜，老實給還了錢，我便放你出去。」鄭恩道：「這卻難哩，樂子又沒有帶錢，那裏得給你，祇算你做個東，請了樂子罷。」那園公把樂子聽成了老子，便啐了一聲：「誰是你的老子！你老子從來不肯請人的，你偷吃了瓜，休說這夢話，還了錢便罷，若不還時，我有本事請出一個人來，把你這賊吊打三百，還要剝你的狗皮抵瓜錢。」鄭恩聽了，心頭火發，大罵：「驢球入的，樂子吃了幾個瓜，你們便要吊打，剝樂子的皮，若樂子討了你們女娃娃的便宜，你待怎的。」一面說話，一面立起身來，照著園公一掌，打了個倒栽蔥。那園公跌得昏天黑地，爬將起來，手裏的魚肉多沾了泥。他把鄭恩狠狠的看了一看，竟往裏面跑去了。

鄭恩不去理他，仍然坐下把瓜來吃。原來這莊有名的，稱為陶家莊。莊上的員外名喚陶尚仁，為人極是忠厚。所生兩個兒子，一個女兒，長子名喚陶龍，次子名叫陶虎，女兒名為三春。那員外安人都已去世，剩下陶龍兄妹三人，一同過日。廣有田園，豐於積貯，這瓜園也是他的，算得是個富厚之家。這日陶家弟兄俱不在家，祇有這位小姐在莊內。從來的小姐都生得如花似玉，性格溫柔，繡口錦心，甲於遠近。即或容顏不能美麗，而舉止之間，自有一段蘭質飄香之趣。獨有這位小姐，另有希奇，不同庸眾。說他的美貌，實是嬌羞。道他的身材，果然姘娜。看官不信，請看在下方的贊詞，便見果否：

貌怪形容醜態，青絲髮金線蓋。黑肉豐頤，橫生孤拐。膂力舉千斤，鐵漢都驚駭。金蓮躑地成聲，錯聽樓船過海。家中稍有不如意，打得零星飛一派。

這小姐生得如此姿容，更且身粗力大，不必論他別件，祇說他兩條膀臂，猶如兵器一般，憑你勇猛的人，也不敢近他的身。自小最好武藝，愛看兵書，十八般兵器，件件皆能，跑馬射箭，祇當玩耍。家中的莊丁使女，略有不遵使令，祇消抓住了一把，捏得人痛叫連天，正不知他有多少力氣。遠近村莊聞了他名，真的頭腦兒都痛，因此背地裏送他一個隱號，叫做母大蟲。就是他兩位哥哥，也敬之如神，並不敢違拗他心性。這小姐按上界地魔星臨凡，奉玉帝金旨，叫他扶助真主，開基創業，掃滅群雄。後來趙太祖三下南唐，在壽州被困，陶三春掛印為帥，領兵下江南解圍救駕，在雙鎖山收了劉金定，二龍山活擒元帥宋繼秩，刀劈泗水王楚豹，有這許多功勞。目下年當一十八歲，乃是金霞聖母門徒，且又算命打卦，都說他有王妃之福。因此哥嫂更加愛惜。

這日，三春小姐正在房中觀看兵書，祇見丫鬟來報，說是瓜園裏來了一個黑大漢，在那裏偷取瓜吃，把園公打壞了，現在外面，請小姐出去。三春聽了此言，心中大怒，分付：「傳叫莊丁，預備繩索，跟我到園中去拿捉偷瓜狗賊！」即時站起身來，邁步出房，帶了一眾丫鬟，竟往瓜園而來。祇見那園公正在外面等候，見了小姐，便訴說道：「姑娘，當不得，這個偷瓜的黑漢力大無窮，他在那裏偷吃，我說得幾句，他就一掌，險些兒跌個沒命，喏，臉上兀是這般青腫，姑娘出去，務要仔細，不要失手與他纏好。」三春喝聲：「奴才，沒用罷了，還要多說。」那園公不敢言語，讓小姐過去了，跟隨在後。三春來至園門首，抬頭看去，果見一個黑大漢坐在地上，如狼餐虎咽一般，在那裏吃瓜。三春道：「你們且莫跟來，都在這裏伺候，待我拿住了他，你們來扛，切不可聲張，被他走了。」那些莊丁使女，一齊立住了腳，在門外等候。

當時三春把頭上烏綾帕繫了緊，把裙子整個結實，捲起袖兒，緩步進了園門，望鄭恩坐處而來。那鄭恩因把園公一掌打走了，放心樂意，坐在地上盡量而啖。況是天氣炎熱，食腸又大，越吃越有滋味，約有五六個大瓜，埋在肚裏，此時尚在吃得高興。猛抬頭見了這個女子走來，心下想道：「看這女娃娃走來，與樂子做甚，咱且莫去管他。」此乃鄭恩自恃力大，藐視三春是個女子，不作提防。且見三春又走得消停，不像與他對付的模樣，所以鄭恩祇顧吃瓜，不去理他。這便是鄭恩吃虧之處。

那知陶三春遠遠見了，暗罵一聲：「黑賊怎敢藐視於我，我若不把你打爛了，也不敢姓陶。」那些莊丁使女，都在園門後探頭探腦的張看。當有那個被打的園公悄悄叫道：「臘梅姐，這個偷瓜的賊，不知他有多少力氣，兩隻手扯開，就像簸箕一般，把我這一掌，猶如打了一杠子的相似，恁般疼痛，我家姑娘要去拿他，若被他楞頭的幾拳，祇怕也要叫屈哩。」旁有春香接口道：「不相干，你可記得舊年麼，我家的這個碾盤子，有七八百斤重，被兩淋坍了碾臺子，重新要砌，五六個人抬也抬不動，卻被姑娘提了上去，這樣重的不費氣力，何況這個黑漢。」臘梅道：「他整日裏說我們沒用，道是沒有沾著，就要嚎叫。他不說自己的手重，祇說別人挨不得打，今日遇著主兒，叫這黑大漢打他幾下子也好。」說罷，眾人都掩口而笑。

說話之間，三春走到鄭恩面前，把手一指道：「你這黑漢好沒分曉，人家費錢賠力種下的瓜，你不問生熟，倚仗強梁，進來白吃，還要打人，是何道理？」鄭恩身也不動，睜著兩隻雌雄眼，瞧定了三春，說道：「女娃，你在這裏說樂子麼？」三春聽了，惱觸心懷，雙眉一皺，二目圓睜，喝道：「黑賊！你因天熱偷瓜，也便可恕。打了園公，亦還饒得。絕不該大膽胡言，欺負於我，你要做誰的老子！」右腳往前祇邁一步，伸手過來，抓住了鄭恩，往前祇一提。這小姐果是利害，兩條臂膊，好似牛筋裹了鐵尺，這一提，又往下一按，早把鄭恩跌了個撲勢，背朝天，臉著地，鼻孔嘴臉都印了泥。三春左手按住了鄭恩，右手舉拳，向他背梁上一連幾下，打得鄭恩火星直冒。那些莊丁使女看見三春已把黑漢按倒，一齊上前說道：「姑娘，著實按住，不要被他走了。」

鄭恩祇因不曾提防，被他按倒，打了幾下，心中發急，欲要掙扎起來，無奈背上好似一堵城牆壓住了，再掙也掙不起，祇把兩手向地上亂扒。一莊丁說道：「黑大漢，你不要祇管扒，扒深了坑，就埋你下去，把你爛了，做灌瓜的肥壟哩。」又說：「姑娘，他不知你的利害，索性再打他幾下，叫他知道，下次不敢再來放野。」三春掄起拳頭，又是幾下，打得鄭恩怪叫不止道：「樂子吃了虧。」三春惱的這一句，喝道：「好黑賊，還敢胡說，你是誰的老子？」那園公要報打他之讎，便接口說道：「姑娘，他討便宜，要做你的老子。」三春大怒，提起拳頭，一連又是十數下，打得鄭恩痛苦難忍，叫號連天。園公嘻嘻嘴笑道：「黑賊，你原來也遇著上風了，你倚仗自己力大，欺我沒用，誰知也被我家姑娘打了，黑賊啊，這叫做強中更有強中手，惡人還被惡人磨！」三春聽說，罵一聲：「該死的奴才！誰許你多講，還不走開。」園公聽了，往後退去。三春便叫一莊丁，把繩索過來捆了。那莊丁拿過兩條索子，正要上前動手，三春喝聲：「放著！」自己依然按住，叫那幾個使女攏來，一齊伏事，登時把鄭恩四馬攢蹄，捆得十分

堅固。三春分付莊丁：「與我抬到前廳去。」莊丁不敢怠慢，拿了一條扁擔，穿了繩索，一頭一個，扛了就走。三春帶了使女人等，一齊簇擁在後，都到前廳，將鄭恩放在廊檐下。

鄭恩一堆兒橫在地上，睜開雌雄眼，往廳上瞧去，祇見陶三春獨坐中廳，兩邊立著幾個丫鬟，階下立些莊客。將三春細看，實是怕人，但見：

烏綾帕束黃絲髮，圓眼粗眉翻嘴唇，
臉上橫生孤拐肉，容顏黑漆長青筋。

陶三春這副容顏，越瞧越怕，與那廟中塑的羅刹女也不差上下。鄭恩方纔追悔：「樂子錯了，咱祇把他當做女娃娃，誰知他倒有偌大的力氣，樂子一時不防，被他按倒在地，打了這一頓，還不肯放，又把樂子捆在這裏，明日若使二哥知道，怎麼見人！」鄭恩從來不曾吃過這樣大虧，那手腳上的繩子祇往肉裏鑽。欲待出言罵他幾句，又怕他的拳頭利害，白被他打，欲要哀求討饒，做好漢的人，如何肯服輸，減了銳氣。沒奈何，祇得說道：「女娃娃，樂子吃了這幾個瓜，該要幾貫錢，樂子去拿來賠罪。」三春大喝道：「好黑賊，還敢胡言，與我掌嘴！」這一聲喝，鄭恩再不敢言語。

三春暗想：「這賊出言不遜，其情可惱，理該打他一頓棍子，放了他去，祇是可笑我哥嫂常常說我不守閨門，無事尋非，動手打人，這般冤屈，我如今若放了他去，嫂嫂必定輕言重告，說我生事打人了，不如把這賊捆在這裏，且等我兩位哥哥回來，憑他發落，也見得不是虛情。」想罷，立起身來，分付莊丁：「用心看守，等你大爺二爺回來發落。」說畢，帶了丫鬟，自回房中去了。且說鄭恩見陶三春走了進去，心裏暗暗的罵道：「這驢球人的女娃娃，把樂子捆在這裏，還不肯放，要等甚麼哥子來，樂子也算是個好漢，關西一帶地方也有個名兒，自從在十八灣頭救了二哥，孟家莊上降了妖怪，大江的風浪，經過了多遭，如今倒在死水裏翻了船，敗在這陰人的手裏，辱沒了樂子的聲名，樂子若出了他門，管取把這些狗賊殺盡，方纔報得此讎。」正是：

雖然吃下眼前虧，他日風光誰得歸？

不說鄭恩在陶家莊受苦。

且說匡胤見日色西沉，不見鄭恩回來，心下著忙，叫聲：「列位賢弟，你們的三哥往那裏去洗澡，這會兒還不見回來，其中必有緣故。」張光遠道：「他既然歡喜洗澡，必定還在那裏浮水哩，有甚麼緣故？」匡胤道：「他雖然略知水性，但貪心過度，一時魯莽，或者淹倒水中，事未可定。」羅彥威道：「這倒論不得。」鄭恩乃是匡胤患難弟兄，怎不挂念。便對張羅二人道：「賢弟，可同愚兄往彼一看。」二人允諾，便與匡胤一同上馬，望了鄭恩去路而走。

行過多里，並不見有河水，也不見有鄭恩的影兒。匡胤心裏發急，遍體汗流，策馬又望前行。忽聽得那首田中，這些收割的人，在那裏說話道：「老哥，也算這黑漢造化低，吃了這大虧。」匡胤聽這話頭有些影響，就把馬帶住了。張光遠問道：「兄長為何不行？」匡胤道：「你不聽見麼？」二人會意，便不復問。祇見那一個問道：「這黑漢，曉得他是那裏人，不知為甚的惹了他。」這人答道：「看這黑漢，像山西人，說得一口的山西話，人材也生得高大，力氣也來得勇猛，祇因闖進園去，偷吃了瓜，園公說了他幾句，這黑大漢動手就是一掌，打得園公爬了半日。那小姐出來，不知怎麼的，就把黑大漢按倒在地，打了一頓，還不肯放，至今捆著在那裏哩。」那人聽了不信，道：「祇怕沒有此事，你今日又沒有到他家裏去，怎知他又去打人，有這許多備細，你莫不是亂說裝他威勢麼。」這人道：「不然我也不知，祇因方纔回家去，遇見了他家的莊客，他對我說了，所以得知。」

那匡胤細細聽了，心下已是明白，暗罵一聲：「黑賊，貪了嘴，便把身軀像了個梆子兒，祇離了我，便去挨人的打。不知這小姐怎樣一個人兒，住在那裏，何等樣人家。我且問他一個的確，再作道理。」遂叫聲：「朋友，借問一聲，這位小姐是誰家的女兒？住居何處？」那農夫抬頭見那匡胤生得異相非凡，行伍打扮，張羅二人也是軒昂剛毅，不敢輕慢，說道：「三位爺不像我們這裏人。」匡胤道：「我等住東京。」農夫道：「爺們既住東京，問這小姐有甚緣故？」匡胤道：「我有一個朋友，是山西人，生得黑面長身，因無事出來遊玩，不見回來。方纔聽朋友說，甚麼小姐拿住了一個黑大漢，故此動問，望朋友說明住處，好去尋他。」那農夫答道：「要去尋他，也是不難，離此東北上，那林子裏過去，就是他家的莊子。這小姐姓陶，闔名三春，父母都已亡過，祇有兩個哥哥，一個叫陶龍，一個叫陶虎，家中盡好過日，這小姐今當一十八歲，未曾受聘，他雖然是個女兒，卻是比眾不同。」匡胤道：「怎見得他不同於眾？」那農夫道：「他喜的是弓馬，愛的是刀槍，打的是好漢，兩個哥哥也不敢管他。故此莊裏人與他起個號兒，叫做母大蟲，遠近的人都是聞名喪膽的，爺們若去見他，祇可軟求，不宜硬講。」匡胤道：「因甚硬講不得？」農夫道：「爺們不知這小姐力氣又大，見識又高，若有人觸怒了他，總沒有半點兒便宜人手，因此沒人敢去撩撥他。爺們此去，也不必見他，祇和他兩個哥哥理說，必有好處。他的哥哥最有理信，從來不曾得罪於人，爺們與他說話，包管救得朋友了。」

匡胤起先聽他說陶三春把鄭恩打了一頓，還捆著不放，心中已是火發，就要問明住處，恨不得一步跨進他家，將這小姐一劈兩半，方泄心頭之氣。後來聽了他兩個哥哥知得道理，是個好人，便把怒氣消了。把手一拱道：「朋友，承教了。」遂與張羅二人各催坐騎，往東北裏陶家莊上而來。有分教——化怒成歡，破凶為吉。正是：

暗裏絲蘿曾繫足，明中肝膽自知心。

畢竟匡胤此去，可能見得陶三春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